

卷二

扬子百年记

大脚

風

百年图景 绚丽人生

小说笔法 史诗风格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本卷以太平天国兴起而衰亡、洋务运动、“百日维新”失败为背景，描写了大脚沙岛上官府、地主的反攻倒算，分化聚散，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洋务派、维新派、保守派代表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小说着力写了张家第二代张炳华、张炳云、张炳山，姚家第二代姚志刚、姚志飞，刘家第二代刘明祥、刘明和等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命运遭遇。

扬子百年记

卷二

枫亚著

作家出版社

一年图景 绚丽人生
说笔法 史诗风格

大脚

风

谨将这部长篇小说献给长江
口为中华崛起而负重奋进的几代
沙地人！

内 容 提 要

本卷以太平天国兴起而衰亡、洋务运动、“百日维新”失败为背景，描写了大脚沙岛上官府、地主的反攻倒算，分化聚散，多角度多侧面地展现了洋务派、维新派、保守派代表人物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。小说着力写了张家第二代张炳华、张炳云、张炳山，姚家第二代姚志刚、姚志飞，刘家第二代刘明祥、刘明和等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命运遭遇。

“小汛无客莫碰腥，要煞饞头等大汛。”大脚人靠海吃海，晓得上街买海鲜，要弄清爽是小汛还是大汛，否则就会做“戇大”（傻子）。大脚岛的潮汛规律，本岛百姓几乎人人皆知，除开白痴。这就是初一、月半起高潮（大汛），初八、二十三转低潮（小汛）。大汛里，潮水汹涌，鱼虾旺发，渔人捕得开心，上市的货色多得交关，价钱只叫便宜；而碰在小汛里，情况则相反。

种田人不大记得日脚，他们靠看月亮升起的时间来判断日子。

“月点灯，今朝是十几啦？”拾狗屎拾出了名的兔唇嘴姚撼问绰号叫“月点灯”的张春林老汉。

“是‘快手婆娘’啦。”月点灯说。

当地有句谚语：“十七八，快手婆娘杀只鸭。”这是说，阴历十七、十八这两天，月亮升起得快。

“怪不到，我干枯涝涝多天了。”姚撼遇在小汛里是不上街买鲜货的。

这些“半句头”说话，只有当地种田人才听得懂内中的含意。

今天即是十七（或十八），那已经到了“七潮水”（或八潮水），是大汛的顶点了。于是，天刚蒙蒙亮，东保、西保的种田人（男客居多），蜇着空竹篮，急冲冲地去大脚镇赶早市。东邻西舍在一条路上走，少不得腻戛八戛嚼些大脚岛以外的传闻。

“月点灯，听人说长毛占了南京，不让男客女客住在一道，男的从小倌到老头子，都被圈到一起住，女的不论小丫头还是老太婆都被圈到另一个地方住，就是结发夫妻也不让住在一起，这话你听说过吧？”姚撼一半是打听，一半是向张春林传播新闻。

“我也听说了。照长毛头子洪秀全这个做法，人会绝种的。”月点灯当真地评论说。

“不过，长毛有一个做法，叫种田人开心，就是没收田业主的地皮，平均分给种田人种。”

“那租子还交不交？”

“听说长毛只收一点点田赋，种田人不再向粮户交租。再说，长毛把粮户都赶到外头去流浪要饭了，粮户还哪敢收租？！”

月点灯半信半疑地说：“照这么说，长毛倒是为种田的穷苦人着想的。不过，传说归传说，事实究竟怎样，天晓得。”

兔唇嘴说：“真的分田，叫我当长毛，我愿意。”

月点灯何尝不是这样看，但他提醒说：“缺嘴，你这种屁不能扯的，是犯上的。官军对长毛是捉住一个杀一个，你趁嘴瞎说，当心肩头上那把‘排壶’搬家！”

“我怕一只卵！长毛来大脚岛才好哩！前天半夜里我出来扯屎，见到南天有一颗屎屎星，又大又亮，从上往下屙，屙得很远很远。我料想，世道要变，是有文曲星下凡了！”姚撼念念有词，说得像真的。

月点灯激说：“长毛要来大脚，对你们姚氏宗族没有好处，姚尚正万亩地皮岂不充公？而对我们张氏宗族倒阮哈勿好，春彪在世时，充其量不过几百亩地皮嘛。”

兔唇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尚正这只虫料虽是姚家的族正，到头来，他发他的财，我拾我的狗屎。你不是不晓得，我租他四亩地皮，前年欠他三石租子，他还滚我三分利呢，你看这人心有多黑，哪讲族中情分？！长毛一来，他的地皮充公，我买几个炮仗放放。”

“那倒也是的。”月点灯趁嘴附和了一声。

说着说着，他们来到了南市梢。

今天因为是大汛，大脚镇的早市热闹得到处是嘈杂的人声，吆叫声，嘎嘎嘎的笑声。刘歪嘴的茶馆里坐满了呷茶人。剃头店的剪头师傅叫三个徒弟端三张方凳在屋檐下，给中老年种田人刮“芋豆老头”（剃光头）。一个测字摊头，是由笼中鸟从笼中走出来，衔一张命相牌给主人，然后又乖乖地走进笼里去。今天因为测字人多，测字说命的那个穿长衫老头，竟然由往日十枚制钱提价为十五枚制钱，但农人们并不嫌贵。要是为子女婚事排个八字，钱收得更多，最少要五十制钱。

道光年间的隆盛商号，如今挂了隆盛南北货公司的大金字招牌。巨贾豪富刘百晓，今天为了炫耀自己和洋人租界有来往，天大亮了，他还在隆盛南北货公司的梁架上吊了个简直比太阳还亮的灯。多少种田人挤在门口看这盏灯的灯座里啞啞啞啞直叫。那灯泡亮得白里发青。

百官人踱着鸭子步走到店堂门口。他六十三岁了，身子也发了福，肚子鼓鼓的像个膨肚皮娘子，但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，还像年轻时喝了酒那样面红汀赭。他堆满笑，用老花田鸡（大青蛙）鸣叫的浑厚声调，向农友们发话说：“诸位，曾见过这种新式灯吧？昨天，我从上海夷人租界弄回一盏，今朝天亮了也挂出来点一点，让诸位见识。往后，谁家嫁丫头、寻娘子办喜酒，用得着这新式灯，就到我们隆盛来借，我不收一文钱租钱，不过油钱要收的。”

农友们哄一阵笑。

“刘老板，这灯啦啦啦啦像蒸糕，又像吊烧酒声音，这是为哈？”免唇嘴挤上一步，指着灯问。

百官人诡秘地眨眨眼，说：“这是出气，就像饭镬子烧开了，镬里的水会‘商商商’叫差不多。”

已经不当保正的袁正邦，问：“弄得不好，会不会像放炮仗一样爆炸？”

百官人笑说：“亏你问得出，里边没放火药，它炸得了吗？”

农友们放心地点头，相互喃喃着：“不炸就好，要是炸，准会把头另炸开。”

“说了半天，这灯叫什么名字？”有人问。

百官人答：“官名叫‘打气煤油灯’。”

“买一盏要多少钱？”又有人问。

百官人随口说：“便宜，顶多十两纹银吧。”

“乖乖，十两银子，还便宜呀？”几个农友伸伸舌头说。

在看热闹的人群后边，两个穿黑衣的尼姑，其中一个上年纪的是庆静庵住持洪高。她们也朝着这盏灯看新鲜。新出家才三年的小尼姑悄悄对洪高说：“师爷，我们庵堂里也有一盏就好了。”

洪高说：“怎可点这种妖灯？佛爱的是烛光。”说罢，双手合了个十。

看灯的农友们慢慢散了，都拥到海鲜摊场去。啊呀，到底是大汛，这里鱼、虾、贝样样齐全。红芒子虾、青虾、对虾、梭子蟹、小黄鱼、大黄鱼、馒头鱼、鲳鱼、鳊鱼、黄牯子鱼、大嘴鲇鱼、带鱼、月字鱼、海鳗鲡、蛤蜊、蛭、海蜇，都很新鲜。渔人们蹲在地上，面前放着篓子、筐子，招徕农友们买。

两个称达子的人，嘴里唧唧呀呀唱着，就像在牌桌子唱牌名那样诙谐有趣。“喂，老阿哥，老阿嫂，月字鱼买几条，带回去余余汤，儿孙吃了打耳光勿放！”“呃，大鲇鱼嘴巴大，种田

人吃了劲头大!”“呃，海鳗鲡，像臂膊，小信头子吃了摇头豁尾巴!”

兔唇嘴、月点灯这类贫户，围在红芒子虾、馒头鱼旁边，掏了几枚制钱，和称达子的讨价还价。称达子的对农友顾客都叫得出名字，尤其喜欢叫绰号。他称了一碗红芒子虾，唱道：“姚缺嘴，要吃红芒子，买一两送半斤。”唱罢把红芒子虾倒进缺嘴的竹篮里。又唱：“呃，月点灯老伯伯，称点馒头鱼，买半斤，送一斤嘞!”唱罢，把馒头鱼倒进月点灯的竹篮里。

这时，隆盛酒家老板刘元顺挤了上来。他净挑值钱的好鱼好虾。什么海鳗鲡，什么带黄的大海蟹，什么青虾，什么一斤多重的大黄鱼……整整挑了几大摊。

称达子的问：“元顺，今天有大宴呀?”

刘元顺把嘴戳到称达子的耳朵门上，触落触落地说：“今天卓园有贵客，贵客是一位京官，好不过替我觅几斤鲜河豚来。”

称达子的不住地点头：“元顺要的货，我一定弄到。是中午吃，还是夜里吃?”

“夜里。”

称达子的拍着胸脯，说：“保证午后送来。是送酒家，还是送卓园?”

“直送卓园。今天由我掌勺。”

刘元顺付了一把墨西哥鹰洋，还掏出一些碎银子，算给了称达子的，便拎着两篮鲜货挤出人群。

农友们见刘元顺这么有钱，值钱海鲜一买两篮，都嫉妒地看着这个酒家大老板的背影。贫苦农人叹说：“大脚岛虽然小，阔老吃讲的还不少呢。”旁边的一个白须芽（胡子）老者摇头说：“人家吃一餐，抵上我们吃一年，这世道说来说去苦了穷人。”

刘元顺经过隆盛南北货公司门口，把张炳华的一张请帖递给了刘百晓，说：“炳华请你赴晚宴，地点在卓园。”

百官人问堂侄：“炳华家来了什么客人，还发请帖呀？”

刘元顺附在百官人耳门上说：“是一个姓冯的大官，什么京城的编修，午后由浏河乘快船来大脚。”

“不是谈生意吧？”

“听炳华说，商谈办民团乡勇之事。”

刘百晓皱了皱眉头，心里想，少不得要摊派我拿银子了。但脸上随即浮出弥勒佛似的笑容说：“你告诉炳华，我赴宴作陪。午后，我让人把一盏打气煤油灯送到卓园去，晚上可以派用场。”

二

午后的大脚镇冷冷清清。农人们都在田间劳作，很少来上街的。一个身穿缎子马褂、脚登孝鞋、约摸五十岁左右的男人，从镇东郊的卓园门内走出来，他身后跟随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书童，主仆二人朝着大脚镇东西街走过来。偶有相识的种田人，见了穿马褂的男人，恭恭敬敬地招呼一声：“张大人，上街走走呀？”

“上街走走。”张大人随口搭讪了一句。

主仆二人来到大脚镇惟一的一家轿行门口。轿行老板，一个抽鸦片的中年男人，笑脸相迎地问：“张大人，要轿吧？”

“来两顶。”

“去哪里？”

“码头接客人。”

轿行老板对院内喊轿夫：“阿毛，张大人雇两顶，来花的，不要蓝布的！”

“好嘞！”阿毛应着。

转眼工夫，四名轿夫抬着两顶接新人（新娘子）的花轿走出

来。

张大人一看花轿觉得俗气，便说：“还是换蓝布的，但轿衣要新一些的。”

趁轿夫换新衣的空子，轿行老板殷勤地请张大人到行内小坐，并随口问问：“张大人回大脚来守孝，往后还去山东吧？”

“我是不想远走了。”

“噯，大脚庙太小，哪容得下张大人这样的大菩萨嘛。”听起来是一句恭维话，但说的倒也是实情。

这个张大人不是别人，就是道光朝早年的举人张炳华。道光二十七年，张炳华赴京参加丁未科会试，中了正榜为贡士，在接受道光帝殿试时，鸿胪寺官把张炳华的大名列在二甲进士之内。继而新进士们接受授官等级的朝考，张炳华考试成绩平平，被授七品知县官发往山东。张炳华在山东的一个县担任知县期间，勤于职守，两年后擢升六品州同。又两年后擢升五品知州。今次，张炳华因家父张春彪病逝，请求开缺回乡守孝获准。像这样一个五品知州官，小小大脚岛怎能容得下，除非他本人请求辞官，告老还乡颐养。

轿夫阿毛换好轿衣后问：“张大人，这就去码头？”

“这就去。”说罢，张炳华给轿行老板付了力资。

两顶蓝布轿停在街上。阿毛请张炳华入轿。又对书童说：“小把戏，你也沾你家张大人光，入轿吧。”

书童不好意思入轿，被阿毛一把推入轿内。

蓝布轿停到码头上。张炳华和书童下轿后，坐在码头边的凉亭石凳上，眺望着大江江面。

如今的大脚码头，和十几年前比并未有大的变化。如说有变化，那就是在灯标旁边，竖起了一根柱子，柱顶上装了个能随风转动的风向标。至于港湾内，眼下除了两艘拖虾船停泊外，所有渔船都远航去浙江定海洋面捕带鱼了。但码头西侧百步开外，不

时传来叮叮当当的捶击声，那是刘百晓的二儿子刘明和经营的大脚造船场。此时一艘航海的平底沙船的龙骨已经拼上了樁头，估计再有几个月便可下水了；另一艘造好的沙船舱板上几个油漆匠正在涂抹桐油，一股桐油味随风吹来。张炳华闻不惯桐油味，不时用右手掌当扇子，扇着脸前的空气。

迎候了约摸半个时辰，仍不见冯桂芬乘坐的小快船的踪影。张炳华只好有耐心地等着，有时从衣袋里掏出鼻烟壶吸几下。当地有句俗话：“等人不来，望饅不开。”等人，往往会感到焦急而无聊。收起鼻烟壶后，张炳华把屁股从石凳上浮起来，双手剪到背后，步出凉亭，踱起步来。因为没有和冯桂芬谋过面，仅通过几封信，所以他脑子里想象着冯桂芬是何等模样的人。估计，此人是个善于思考而目光敏锐的学子风度的人，说的是道地的苏州口音。据张炳华所知，此人虽比自己小七岁，但他曾和魏源一起做过陶澍这位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的幕僚，当时冯桂芬未考中进士，而他于书无所不窥，对于天文、地輿、兵刑、盐铁、河漕等的学问尤为渊博，已是个名震大江南北的年轻人，连魏源都赞赏他。冯桂芬在殿试中尤得道光帝恩宠，被授予翰林院编修，曾担任广西省乡试正考官。虽然，张炳华和冯桂芬同样是进士出身，但冯桂芬的地位要高于张炳华。张炳华对冯桂芬打从心里佩服。张炳华回大脚守孝后，得悉冯桂芬也因丧父而由京师返回苏州守孝，并奉诏以京官身份留在苏州举办团练。有心留在家乡走师夷长技之路的张炳华，便写信给冯桂芬，拜托他向署理江苏巡抚许乃钊疏通，说明自己愿意留在家乡太仓州帮办团练。冯桂芬回信张炳华，所托之事一有定论，即亲赴大脚岛造访，面述详情，并乘机览观扬子江口大脚沙岛的江海风光。今日冯桂芬正是践约而来，张炳华怎能不隆重接待？！张炳华心里嘀咕的是，许抚台有否具奏京师，自己的请求能否得到允准？

“老爷！看，小快船来了！”书童指着远处江面喊了一声。

张炳华举目远眺，果然一艘小快船向大脚码头驶来了。兴奋地等了约摸刻把钟工夫，小快船靠上了大脚码头。随即，从小快船上走下来一位身穿绸服、脚登孝鞋、年龄约摸四十三四岁的士人。不等此人走下跳板，张炳华满脸堆笑地拱手喊了一声：“景亭兄大驾光临，不才恭候已久了！”

来者正是翰林院编修冯桂芬。他拱手还礼说：“晔肅兄，幸会了！”

等冯桂芬下跳板后，小快船即抽回跳板，离码头返浏河去。

两位进士各乘一顶轿，径直去卓园。

大脚小镇，虽然曾留下过林则徐的足迹，但直接在京师担任官职的名人来此造访，还绝无仅有。因此，大脚镇的百姓听说京官到卓园做客，都立于店铺门前，往沿街经过的蓝布轿门内看京官是何等样人。冯桂芬从轿门内探出一只白白的手，挥动着向大脚百姓致意。这对大脚百姓来说，一方面满足了观看京官模样的好奇心，另一方面增进了对在本岛张、姚、刘三大宗族中张族地位依然最高的认定，而在道光二十二年张春龙总兵在抗英战争中牺牲后，这种认定在张炳华考中进士前曾经发生了动摇，因为姚志飞和刘明祥先后捐了从六品官职，而压倒了原为八品文职的张炳华。现在，大脚岛百姓也懂得，姚志飞和刘明祥的官职是拿钱买的，而张炳华的官职才是凭真才实学赴北京考到的，而且姚、刘两族都从未有过京官登门拜访。

两顶蓝布轿在卓园园门前停下。

“景亭兄请！”张炳华让冯桂芬走在前边，拾级向园门登攀。

园门门楣上，嵌了一块大理石，大理石上镂空刻了两个龙飞凤舞的狂草字：卓园。

冯桂芬停步，指着这两个狂草字，问张炳华：“贵府园林取名‘卓园’，总是别含一番深意吧？”

张炳华一笑，自嘲地说：“并无深意，只是避俗而已。”

“这话怎讲?”

“我造这座简陋的园林，是看了魏源师的‘絜园’后动工的。敝园最初我把它取名为‘脚园’，因为我家祖辈躬耕于大脚岛。我家的管家王四认为‘脚园’失之于过俗，他建议更名为‘足园’。可是征求我的好友姚志刚的看法时，他提议我更名为‘卓园’。我认为志刚兄的提议可取，就这样取定了这个名字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冯桂芬点点头，跨进了园门。便见灰石堆叠，风骨嶙然，石隙中栽有曲松几株。绕过叠石，即展现一池，池中藕叶已枯，但见鱼群游弋。池边，垂柳成行，修竹几蓬，绿净如洗。池心，筑有一道拱桥。过桥，便盖有茅屋数楹，可容数十客。茅屋后是天井，两厢为五架梁瓦屋，正厅则为二层小楼。整座卓园围有高高的砖墙。砖墙外的绿林尚幼小，但树冠已超过了墙顶。

冯桂芬在张炳华陪同下，观看了卓园的风貌，笑而不语。

“景亭兄见笑了。和贵家乡苏州园林比，我这卓园太自惭形秽了，简直是一道小水沟面对滔滔大江。”张炳华自谦地说。

“晔聃兄过谦了。一个小小沙岛，能有如此一个幽雅去处，尤其几间茅舍点缀了农家渊源，妙极！”冯桂芬诚挚地赞赏说。

随后，张炳华把冯桂芬邀进会客的茅屋。屋内中堂位置，高悬林则徐在广州越华书院书赠给张炳华的四个大字：“师夷制夷”。冯桂芬对这四个字的兴趣极浓，感慨说：“我们江苏的老抚台林大人高瞻远瞩，虽然他不幸去世三年了，可是他的这一真知灼见，和他的抗英业绩一道，将永垂于华夏史册。”

“景亭兄之言极对。林大人对我的教诲，已事隔十余年，可是对于我始终一如在昨日。——景亭兄，入坐吧！”张炳华请冯桂芬坐定后，书童献上了香茗。

“晔聃兄，贵大脚确是个好去处，它地处扬子江头，东海、扬子交汇之壮丽风光，一览无遗。且这个沙岛虽小，却是闭而不

塞。沙岛上若是备有十只八只大小火轮船，那大脚人随时都可以遨游四海了。”冯桂芬赞赏着大脚沙岛的地理位置。

张炳华介绍说：“这一带沙地，时涨时坍，一百年后的大脚岛或许早就沉入江底了，但愿老天爷赐恩，不要让海水江潮将大脚冲掉。”

冯桂芬心生一计说：“可以设法保沙嘛！譬如说，在沙岛周围沉入大石头以挡浪。当然这个工程是很大的，但奇迹是可以创造的。我们中国人，总不能老是听天由命吧。”

二人交谈了一会儿，冯桂芬才把话引到正题上来。

“晔肅兄，你要我向许乃钊抚台请示的事，许抚台鉴于洪贼东犯苏、锡、常和上海，确保京师漕粮之仓的江南不陷于洪贼之手，许抚台按皇上旨意，在全省各州县都要速办团练，藏兵戎于民间，以补绿营之不足，因此许抚台急需广用得力官员参与举办团练之大事。他见晔肅兄有意留在江苏，这对于他真是求之不得。他当即具奏京师，三天前收到廷寄，京师允准你留太仓州帮办团练。许抚台要我通知你，你可于近日去太仓州府报到视事。喏，这封公函，是许抚台亲笔签署的，你可持此函去州府接谈。”冯桂芬说到此，把公函交给了张炳华。

张炳华看了公函，喜形于色地说：“请景亭兄转达我对许抚台的敬谢之意，所委之事，我当尽力去办好。我也要感谢景亭兄替我疏通，才这么快把此事落定下来。”

冯桂芬挥挥手，笑说：“小事一桩，晔肅兄何出此言。往后，我在苏州，你在太仓，办的都是团练事，彼此往来断不会少。再说，你我在追随林、魏‘师夷长技以制夷’之抱负上，可说是志同道合，彼此切磋也不会少。”

张炳华喜上心头，说：“我是才疏学浅，不能和景亭兄相提并论的。”

冯桂芬问：“你是哪年生？”

张炳华说：“嘉庆七年。”

冯桂芬笑说：“我是嘉庆十四年生。这么说，你是老大哥了！中举你很早，又当了几年知州，而我一直在舞文弄墨，论治理事，我远不及你的。”

张炳华说：“景亭兄过谦了。魏源师最近有信给你吗？”

“上月他还来信。从信上看，他正在忙于举办团练，但他对洪贼作乱，颇感忧心，说要辞官信佛，去杭州隐居，与龚定庵之墓做伴呢。”

“是的，他在给我的信上，也是这么说的。他生于乾隆五十八年，可谓与少穆大人同辈。人到老年，易生隐居之心。不过，他是做学问之人，即使隐居，也不会休笔的。”

“即使休笔，他的经世论著，改革之大志，早已奠定了他是中华杰出学子之地位了。”

二人越谈越投机，不觉已到了薄暮时分。忽从后天井的正厅中射过来白中带绿的耀眼光芒。那是刘百晓差人来给卓园正厅点亮的打气煤油灯发出的灯光。

“唷，该用晚餐了。”张炳华这才意识到已经到了晚餐时间，“景亭兄，今晚我邀请了大脚岛上的几位名绅来陪你。办团练，官府不出钱，还得靠乡绅出资举办。邀请他们几位来，让他们聆听景亭兄谈谈办团练之事。我希望敝乡大脚在办团练上，为太仓州所属各县乡做个样子。”

“晔肅兄之言极是。大脚岛是兄之故乡，而你又是本州府团练帮办，谅必能把大脚办成团练之乡的。”

二人边说边走入后天井的正厅。

这时，姚尚正、刘百晓、张春平、姚志刚不约而同，步入了正厅。

张炳华向大脚诸绅介绍冯桂芬说：“各位，这位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翰林院编修、吴县籍名人冯桂芬先生，字林一，号景

亭，现奉诏以京官身份在苏州举办团练。这次冯先生在百忙中亲临敝岛，指点办团练之大事，乃是我大脚岛之幸事。”

姚尚正、刘百晓、张春平代表大脚三大宗族，拱手向冯桂芬致意。姚志刚立于一旁，也向冯桂芬拱手致意。

“诸位，幸会幸会。大脚人都说吴语，本人是吴县人，和诸位也可算是半个同乡呀！”冯桂芬这几句话说得亲切，场上气氛顿时随和起来。

接着，张炳华向冯桂芬介绍众绅士。

“这位是名贯崇明县的姚尚正老先生。”

姚尚正已是古稀之人，背有点驼。他老态龙钟地向京官弓了弓腰。

“这位是敝岛巨贾刘百晓老先生，他的大公子在上海英租界谋事。”

大腹便便的刘百晓，学着姚尚正的样，也向京官弓了弓腰。

“这位是我们张氏宗族的族正、田业主张春平老先生。”

张春平也已逾古稀，但耳朵不聋，听侄儿张炳华称他是族正，连忙纠正说：“是族副，不是族正。”

刘百晓打趣地插话：“春彪不在了，春平当然就是族正了。”

张春平说：“族中还没有议定呢。”

刘百晓说：“照官场说法，春平权且做个署理族正吧！”

众人都笑起来。

最后，张炳华向冯桂芬介绍姚志刚说：“这位是拔贡生、我的好友姚志刚兄，现在代其令尊操理田业。”

姚志刚彬彬有礼地向冯桂芬弓了弓腰。

介绍完毕。刘元顺把酒菜搬上桌摆好。

“请！”张炳华请贵客冯桂芬坐头位。

今年才四十二岁的冯桂芬见在座的都比自己年长，他推让着请姚尚正、张春平两位坐头位、二位。但姚、张两位老人执意不